

有没有什么甜到爆炸的短篇小说推荐？

「我被下药了。」

我的夫君薛洛安，平日里走路都要我搀扶的瞎子，如今却一把将我压在塌上，整个身体的重量尽数压了下来，语气极为平静地宣布。

1

「什么.....什么药？」我双目圆睁，下意识透过层层纱幔看向桌子上那碗婆婆派人送来的参汤，颤声道。

他挑眉不语，那双漆黑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我，深暗浓稠。

我的心猛地一颤，他.....他不是看不见吗.....

怎么这个眼神像是要将人吃了.....

「什么药.....」良久，他微阖着眼，玩味地品着这字眼，忽然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轻笑。

我反应过来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蠢话，长了张嘴，正要说些什么，一只手忽地下移来到我腰前，慢条斯理地扯掉了我的

腰带。

我险些尖叫出声，身体倏地紧绷，大脑嗡嗡作响。

恍惚间，我听见薛洛安低低的，沙哑的嗓音贴着我的耳畔钻入。

「成婚一年，你我却迟迟没有圆房，母亲自你嫁过来那日就明里暗里地暗示要抱孙子，你说，这是什么药？嗯？」

许是药性侵袭得过于猛烈，他的胸膛滚烫得像是烧红的烙铁，连同沉稳却强劲有力的心跳，隔着薄薄布料传了过来。

我紧紧咬着唇，不自觉别过脸，心底似乎有什么在慢慢松懈瓦解。

我们成婚那么久，几乎从未这么亲密过。

2

这一年来我们相敬如宾，不似之前那般针锋相对，也不像平常夫妻那般耳鬓厮磨。虽是夫妻，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。

我至今记得，新婚夜那晚我枯坐在婚房里，直到红烛燃尽，也没等到他来揭盖头。

等来的，是第二日他派人来告知我，他有紧急公务要处理，这几日都会睡在书房，叫我莫要再等。

那一刻说不失望是不可能的。

什么紧急公务，鬼才信，肯定是在躲我。

不过我心里也明白，这场婚事本身就是一场阴差阳错——

他的心上人另有其人。

新婚夜后又过了几日，直到归宁那日，我才见到了薛洛安。

他陪着我回门，平日里矜贵傲慢的人物，分明此时眼睛看不见，一整日下来却做足了礼数。

这般身残志坚的品质，感动得我爹娘喜极而泣，直言让我给他一年生俩。

我尴尬地红着脸垂首，手脚都不知往哪摆，却又忍不住抬头想看他反应。

他也是一怔，旋即轻笑道，「小婿自当尽力。」

好家伙，我脸更红了。

可是后来，整整一年，他宁愿一个人孤零零睡书房，也不愿与我同房而卧。

身为贤妻的我表示很淡定。

啊呸！淡定个鬼啊！

什么公务要处理整整一年？？？啊？？

他娘的是学大禹去治水了吗？

学什么不好学人家三过家门而不入？？？

我谢今昭可是京城第一美人啊！

月眉星眼，面似芙蓉，腰若扶柳，肌肤如雪，浑身上下处处都是宝。

妥妥的京城九亿少男的梦啊！

等心情平复下来，又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，反正我俩互不看对眼，被绑在一起纯属迫不得已，这样也好。

可心底那股子莫名的酸涩为何会那么浓郁呢.....

「谢今昭！」沙哑透了的嗓音强势地钻入了我的耳中，属于薛洛安的手指倏地捏住了我的下巴，缓缓、冷冷地道，「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想着谁？」

我恍然回过神，被迫与他对视。

昏暗的视线下，那张淡漠的脸晕染出隐隐的怒气，忽然气势一沉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「林子瑄？」

时隔一年再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有些恍惚，但也只是一瞬。

我抬眼凝他，看到他盛满怒气的脸，身体里忽然也乱窜出一股怒火来。

分明是他这一年来处处冷落我，是他薛洛安心里一直放不下某个人，还倒打一耙，来质疑我为何对林子瑄念念不忘？

就他娘的无耻！

他俯身一点点地逼近。

近在咫尺的距离，他身上清雅的暗香气味强势地将我的鼻息侵占，我几乎能清楚地听到他急促灼热的呼吸。

「不关他的事，你放开我！」我有些不自在，朝着他怒吼。

「还喜欢林子瑄？」他沉暗的视线牢牢锁住我，我几乎要忘了他眼睛看不见。

「我没有！」

他明显不信，眉眼间不动声色地浮上戾色，盯着我，扯了扯唇，嗓音酝酿着暗涌。

「纵使林子瑄已经成了婚，他夫人也有了五个月的身孕，还对他念念不忘？」

我瞳孔微缩，心里百味陈杂。

我只知道林子瑄在我嫁人后不久也成了婚，夫人姓宁，是个极为美丽温婉的女子，其余我就知道了。

等等，薛洛安又是如何知道他夫人怀有身孕？

莫非他一直暗中留意林子瑄的消息？

脑海中隐约闪过什么念头，来不及细想，灼热的气息悄然而至，伴随着薛洛安分外危险薄凉的嗓音——

「既然母亲希望我们给她生个孙子，是时候该让她得偿所愿了。」

我浑身发抖，不想在这种两人都是极为不理智的状态下做这种事，大声喊他的名字，「薛洛安！」

他顿了顿，还是呼吸滚烫地吻了下来。

「这个时候叫你娘的名字也没用！」

3

薛洛安的眼睛是因为我瞎的。

被我砸瞎的。

这场惨剧，呸，事情还要从两年前说起。

两年前林子瑄从战场凯旋，所有人前去城门口迎接。

上京城里，云英未嫁、待字闺中的千金小姐得到消息，个个心神荡漾，前去一睹将军风采。

当时还未嫁给薛洛安，仍是单身贵族的我自然也去了。

我坐在阁楼里喝着清酒，目光眺望向人头攒动的街道，一眼便看到了那个众星捧月般的男子。

远远望去，林子安一身盔甲，坐于高头骏马上，凛然如战神。

这个后来被薛洛安恨得牙痒痒的人，是个传奇人物。

他出身显贵，本是风光霁月的丞相独子，不料父亲被查出贪污受贿，一朝沦为了罪臣之子，还差点被骗沦为小信任人欺辱。

之后他投身军营，凭借自己努力和谋略，才一步步从微不足道的小兵成了如今位高权重、深得皇上信赖的大将军。

我看了他一会儿，仰头将手中清酒一饮而尽，而后不由轻啧一声，「世上怎样女子才能配得上林将军。」

耳畔忽然传来一道冷沉低哑的熟悉声音。

「谁都可以，你不行。」

我一个转头，便看见了向来和我不对付的薛洛安，心里的怒火登时便熊熊燃烧起来。

我只不过是感慨几句，他就迫不及待来挖苦我，真真是恶劣至极。

我没忍住腾地一下站起来，攥紧拳头，咬牙恨道，「薛洛安！你是不是有病！」

他被我吼得一怔。

「我是当朝太傅之女，又是京城第一美人，怎么配不上他了？」

薛洛安骤然沉下脸，视线牢牢锁住我，默了默，哑声道，「你喜欢他？」

我哑然，不明白他怎么会想到这层面上来，索性冷哼道，「是啊，我喜欢他，我对他一见钟情，行了吧！他长得好看，又是前途无量的大将军，我喜欢他有什么可奇怪的？」

薛洛安双唇紧抿，沉沉地注视着我，眼底淌过晦暗。

许久，薄唇掀动，「他不会喜欢你。」

空气凝滞了一瞬。

「呵，薛洛安，你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吧。」我笑了笑，冷艳傲慢地睨他，「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怎么知道他不会喜欢我？」

薛洛安眸光微沉，动了动唇正欲开口，却忽然瞳孔一缩，像是看到了什么，眸底掠过一丝复杂，抬手一指，「她才是林子瑄心爱之人。」

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却看见了一名身体羸弱，脸色苍白的女子。

别人都在往林子瑄的方向拥挤，只有她挺直了腰板，逆着人流慢慢地往后走，身影显得又落寞又悠长。

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林子瑄似乎一直盯着那名女子的背影。

「够了！」

我收回视线，只当是薛洛安信口胡诌，毕竟他一向很讨厌我，如今也不过是想方设法打击我罢了。

我定定地望着薛洛安，呼吸急促，胸膛微微起伏，酒劲和某些情绪交织在一块齐齐涌了上来，

「我知道你从小看不起我，嫌弃我不思进取，是草包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对不对？」

「谢今昭——」

「不要叫我的名字！」

我紧紧咬住唇，试图借此来压制某些情绪，深呼吸几口气，冷冷看着他道，「我自然比不过你心中那人蕙质兰心、才华横溢，但你别忘了，她如今的身份是什么。从她进宫那日起，你们之间，绝无可能。」

「对了。」忽然想起什么，我挑了挑眉，嘴角扯出抹玩味的笑，「你是皇后的侄子，唤皇后为姑姑。如今她身为贵妃，自当要尊称皇后一声姐姐，这样说来，你下次见她岂不是也要唤她为姑姑？」

说着，我脑海中便想象了一下那样诡异的场景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薛洛安：「.....」

他俊眉蹙了又蹙，脸色变了又变，「谢今昭，我——」

「说了不要叫我名字！」

薛洛安被我噎住，双唇紧抿，像是有些急切，而后，喑哑话语从他薄唇中低低溢出，「阿昭。」

我怔住，大脑嗡嗡作响，耳边仿佛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，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唤我的乳名。

要知道，女子的乳名，是父母或丈夫才能唤的。

他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对上我讶异的目光，怔了怔，张了张唇想说些什么。

这时身侧忽然冒出个小厮，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，我隐约听见「皇后」「生病」的字样。

他眸光微沉，眉眼掠过一丝担忧，看我一眼，旋即和小厮一同急匆匆离开。

我怔怔看着他的背影，怅然若失。

是夜，林子瑄的庆功宴会上，皇上在金銮殿大宴群臣为他接风，全国正五品以上的官员皆必须携家眷前往。

我爹是当朝太傅，一品大员，又是皇亲国戚，我作为太傅之女，自然也得在场。

至于为何说是皇亲国戚，是因为我还有个妹妹，叫谢明玥，她混得很好，十七岁进宫便荣冠六宫，晋为贵妃。

没错，谢明玥就是薛洛安的心上人，白月光。

觥筹交错，酒过三巡。

我慵懒地坐在宴席上，想起白日薛洛安同我的争执，半阖双眸，唇边是讥讽的笑容。

眼前突然晃来了一个绿色身影，径直坐在了我身边，柔柔唤道，「姐姐。」

我手指霎时捏住了酒杯，抬眼看她。

谢明玥着一身淡绿色繁华宫装，头上插着镂空飞凤金步摇，端的是温婉清秀，一派贤淑。

我眸光微颤，「贵妃娘娘。」

她眼角带着几分薄媚，倒也没在意我疏离的称呼，檀口微张，「听说姐姐这一年在府中深居简出，修身养性，不仅学识有所长进，还会作得一手好画？」

她眼中是不加掩饰的不屑，还有一丝隐隐的探究。

我垂首，不执一词。

世人道，谢家有双姝，我谢今昭乃京城第一美人，除了美貌一无所有；她谢明玥是名满京城的才女，兰心惠性却姿容平平。

他们追捧着谢明玥的才华，嚷嚷着「娶妻当娶贤」，一时间谢府的门槛都快要被前来提亲的媒人踏破了，而且说媒的人户个个都是豪门贵胄，鼎盛门楣。

我还记得那日我和她偷偷躲在门后面看那些媒人，谢明玥清秀淡雅的脸上酡红一片，看上去倒有几分娇艳。

她转过头，温温柔柔安慰我道，「姐姐莫要沮丧，凭借姐姐的相貌，将来上门求娶姐姐的人只会多，不会少。」

我点头，对她咧嘴一笑。

结果我爹开口一问，求娶的全是我谢今昭。

我傻了。

谢明玥当场脸色就绿了，她冷冷地瞪了我一眼，唇瓣微颤，从牙缝里愤愤挤出一句，「到底还是你得天独厚。」旋即拂袖离去。

正因如此，我同她关系注定势同水火，无法相融，明面上姐妹和睦相亲相爱，实则暗暗较劲看对方百般不顺眼。

对，我也看她不顺眼。

原因无他，我自小就喜欢薛洛安，可是他不喜欢我，他喜欢的是谢明玥。

谢家和薛家是世交，我们仨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长辈们认为我和薛洛安郎才女貌天作之合，有意撮合我俩的婚事。

我乐见其成，薛洛安也.....没有反对。

后来不知为何，薛洛安和谢明玥越走越近。

他性子淡薄沉默，同谢明玥在一起才会变得话多一些，对我则总是一副爱答不理的表情。

我心里窝火，同时生出了一股挫败。憋了好几天后去找我爹说了一些违心话，单方面取消了这场可笑的「口头婚约」。

都说失恋能让女人搞事业奋发图强，没有了那些世俗欲望的我决定修身养性，陶冶身心，在家闭关修炼苦练画技，至于他们，爱咋地咋地。

后来谢明玥抛弃他进宫当了贵妃，他承受不了打击，把自己关在府中整整半月没有出门，对外宣称身体不适。

听他府里的人透露说，薛洛安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

我忽然很难过，其一是因为谢明玥入宫，再没人陪我斗嘴；其二是因为薛洛安，我没想到他竟如此喜欢她。

我其实大概猜得出谢明玥这样做的原因，她一向争强好胜，事事都想赢过我，薛洛安满足不了她的野心，她要的是贵妃的位置，是站在最尊贵的人身边。

只是.....可怜了薛洛安。

如今谢明玥当了贵妃，又深得皇上宠爱，自然要在我面前扳回面子。

我拢回思绪，视线重新落在谢明玥身上。

她面上笑容浅浅，像极了一朵纯净白莲，下一瞬便吩咐宫人拿来一个画轴，当着众人的面打开。

我指尖微顿，目光死死盯着那幅画。

画中，烟雾与浮云交织，环绕着青山绿水黑白交替晕染开来，正是前不久我送给她的生辰礼。

「这画是何物？我怎么瞧不出来？」

「我也.....我从未见过如此画法，倒像是不小心被人泼了一层墨似的。」

谢明玥听着众人议论，面上低低一笑，道，「这是我姐姐，谢今昭临摹的山水图。」

刹那间无数道视线落在我身上。

「啊这，这么丑.....别致的画竟是谢大小姐临摹的？」

谢明玥轻轻颌首，目光意味深长地扫过我，声音温顺道，

「今日是林将军的重要日子，姐姐方才告诉我，她要将这幅辛苦临摹了半年有余的山水图，拿去拍卖行竞价拍卖，筹得善款均作为军资送给林将军。」

此言一出，众人炸开了锅。

「这样的画.....二十两银子卖出去都有些艰难吧？」

「那倒不一定，谢大小姐是京城第一美人，她临摹的画，甭管多难看，有的是公子们掏钱。」

「这倒也是.....不过我看啊，这幅画无论过程如何，最后一定以二百五十两的银子拍下，这才对得起谢大小姐的称号嘛！」

「为何是二百五十两.....」

那人不解，忽地瞳孔一缩，恍然道，「草包美人啊！」

周围的嗤笑声清晰地钻入了我的耳中，字字句句都像一根根尖锐锋利的银针，对准我的心脏一根根地往下扎。

我手脚冰凉透底，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。

下意识环顾四周，用目光搜寻薛洛安的身影，却没有发现他的存在。

「这幅画，在我看来，可值一千两。」

男人温温凉凉的嗓音从薄唇中倾泻而出，淡淡地，富有磁性，掷地有声。

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

我茫然抬头，对上那人视线的那一刹那，整个人僵住了。

是林子瑄。

林子瑄脸上带着一股浓浓的淡漠，薄唇缓缓吐出两个字，「黄金。」

四周接连响起倒吸凉气的声音。

我眼睑微颤，有些傻傻地站着，呆呆地望着他。

谢明玥脸色有些不好，却还是维持大方温柔的模样，眸光闪烁，「林将军，你是在说笑吗？这一千两黄金可是天价啊。」

林子瑄没有看她，反而视线——扫过众人，眸色稍稍有些凝重，「你们知道，战场上的将士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吗？」

众人面面相觑，彼此眼中都是茫然，不懂他为何要问这个。

「将士们最害怕的，不是马革裹尸、血战沙场，也不是敌人有多勇猛，而是还未杀敌吮血，就由于军资匮乏断粮而活活饿死在阵地上。」

林子瑄话音落下，一群人立即哑然，脸上纷纷浮现出尴尬之色。

他凝眸扫过瞬间安静的众人，最终将目光停留在我身上，嗓音厚沉温和，却句句铿锵有力，

「谢小姐愿意将自己的画作拍卖作为军资，她有这份善意，那这幅画在我林子瑄眼中，在边关成千上万将士们眼中，又何止只值一千两黄金？」

一语毕，四下皆静，谢明玥酒盏跌落在地，碎落的尖锐声引得众人齐齐望去。

唯有我依然恍恍惚惚僵在原地，目光紧紧迫随着已经重新落座，独自饮酒的林子瑄，就连薛洛安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也丝毫没有察觉。

林子瑄为何要替我解围？

难道.....？

「对不起。」

直到薛洛安把手放在我手背上，温热的触感一点点地明晰，我才一下子回过神，抬眼看见的便是他那张神色复杂的脸。

薛洛安今日穿了一身低调华贵的墨绿色外袍，看上去是匆忙赶过来的，衣服上有些许褶皱。

「方才我不在是因为皇后派人唤我过去，我一听你、大殿内出了事，就连忙赶过来，你.....」

「我没事。」我打断他的话，淡淡垂下眼帘，盯着他袖口处绣着的木槿花纹案，将手从他的掌心一点点抽出来，心里不知为何一片平静。

4

宴席后第二日一早，我换了一身浅色如意金丝绣花罗衫裙，头上簪着一支碧色玲珑簪，又亲自准备了糕点做礼物，提着上门

去答谢林子瑄。

刚在林府门口下了马车，我理了理头饰和衣襟过去准备叩门。

「吱呀」一声，林府的角门被人从里面打开，门内闪出一道纤细的身影，猝不及防地和我撞在了一起。

「啊.....」

我整个人抱着食盒一栽，重重摔倒在地，糕点全部撒了出来。

幸好及时用手撑着，但唇瓣还是磕在了有棱有角的盒子上，我忍不住发出一声痛呼。

「啊，对不起！」头顶上方传来一道愧疚的声音，我缓缓抬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面前这个一脸焦急的女子。

她着一身蓝衫，袖口领口边缘以祥云纹点缀，整个人显得娇美素雅，暗香盈袖。

我凝着她的脸，总觉得她的样貌有些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

「你的嘴唇流血了！」女子瞳孔猛地一颤，连忙将我扶起来，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」

我神色一怔，下意识抬手去摸嘴唇，果然一片濡湿。

摇摇头，从袖子里拿出帕子擦了擦，对她微微一笑，「不碍事。」

那女子还要说些什么，林府里面忽然传来一阵极为细碎急促的脚步声，她整个人僵住，脸上神色尽失，而后愧疚地看了我一眼，提着裙摆仓促离去。

直到她走远，我仍盯着她的背影看个不休，忽然脑中灵光一闪，她就是那日街上薛洛安随手一指，说是林子瑄心爱之人的那名女子！

她.....为何从林子瑄府中跑出来？

而这时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转过身，便看到了沉着脸走过来的林子瑄，他身后还跟着几名士兵。

林子瑄完全越过了我，踱着步伐往前走了几步，微皱着眉，漆黑的眼眸冷沉地扫视周围。

片刻后，眼底浮上一层淡淡的失落。

「林将军？」

林子瑄这才看到我，先是皱了下眉，而后扫了眼散落在地的食盒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他淡淡道：「那日为谢小姐解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必放在心上，谢小姐你请回吧。」

我没说话，目光紧紧盯着林子瑄绯红的唇瓣，那里烂了一个口子，像是被人用力咬破的。

视线慢慢下移，似乎林子瑄衣襟还有些乱，白皙的锁骨上隐隐带着红痕牙印。

一个激灵，我立即联想到方才那个逃跑走掉的女子。

好家伙，城会玩。

没想到这世人眼中光风霁月的林将军，竟还有这样一面，我忍不住凑近了些，想要仔细看清楚。

「谢小姐，还请自重。」林子瑄敏锐地察觉到我的眼神，目光微凉，冷冷道。

在我愣神之际，林子瑄已经转身踏入府中。

我怔了几秒，想追过去问问那女子的事情，林子瑄板着脸摆摆手，两个士兵直接当着我的面将大门缓缓关了起来。

我：.....

原先我还以为林子瑄在宴席上出手帮我是对我有意思，如今看来是我想多了。

这时，一道缓慢暗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「谢今昭。」

我微微一愣，转身望去。

薛洛安绷紧唇线，大步流星地向我走过来。

他在我身边站定，眼神中闪过晦暗的情绪，缓缓道，「我方才去找你，丫鬟说你来了林府。」

我淡淡「哦」了一声，垂眸不说话。

薛洛安眸色悄然一沉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，「你来找林子瑄做什么？」

我顿了顿，终于抬眼看他，「你的旧情人，谢明玥昨日给我使绊子，是林子瑄替我解的围，我不找他，难道去找你？薛公子？」

薛洛安不由愣了愣，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，「你就非得这样同我说话么？」

我默了默，良久才出声道，「我说话一向如此。」

薛洛安皱眉。

我看着他，冷冷道，「我自小娇纵惯了，说话尖酸刻薄，得理不饶人，这不是从你薛洛安嘴里亲口说出来的吗？」

眼睫轻轻颤动，胸腔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，一些久远的片段忽地在眼前飞快闪过。

其实，他当时还说了一句话。

具体的情况我已经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那日我经过凉亭，正好看见谢明玥与薛洛安坐在凉亭里对弈。

谢明玥发现了我，挽了挽耳旁的黑发，不知对薛洛安说了什么。

我朝他们那边走了几步，恰在此时，薛洛安低沉的嗓音穿透空气钻进了我的耳畔，

「谢今昭自小娇纵成性，做事霸道刁蛮，说话得理不饶人，常常不顾虑他人感受，为人又不思进取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喜欢她。」

是的，他说过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我。

薛洛安似乎也忆起了那件事，漆黑的眼眸闪过一丝怔色，动了动唇，「那时我、我——」

他似是想说许多话，最后却是什么也没说。

我眼底掠过失望，蹲下身子，将地上散落的食物盒捡起来，「如果没其他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」

我扬了扬手上的食物盒，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故意道，「这一盒方才不小心摔坏了，我今日得抓紧时间重新去做一份，林将军还等着吃我亲手做的糕点呢。」

说罢，我转身要离开，薛洛安却猛地一把拽住我的手，顺势将我拉入怀中。

手上的食物盒「哐当」一声再次摔落在地。

我想推开他去捡，却被人禁锢得牢牢的，动弹不得。

温热焦灼的气息就这么喷洒在我脸上和耳侧，我一时惊得依偎在他怀中。

「我不准。」微凉的，夹杂着一丝咬牙切齿的话语落下。

我全身僵住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，险些要跳出胸腔。

下意识咬了咬唇，恰好咬在方才摔跤磕在食盒上的那处伤口，再次慢慢地渗透出鲜血，疼得我闷哼一声，眼角溢出生理性的眼泪。

下一瞬，下颌被抬起，薛洛安眼前迅速掠过一片霏色。

他直勾勾盯着我的唇，眸光微闪，眼神复杂，「你嘴唇那道伤口是怎么回事？同林子瑄有关？」

我茫然昂首，不懂他话中何意。

他见我不回答，暗如深渊的眼神扫了眼地上的食盒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眸光一凛，吐出的每个字皆冷若冰霜，

「你们方才干了什么，食盒好端端地怎么会摔在地上？难道——」

他倏地停住。

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

「林子瑄方才也这样抱过你？」

我惊呆了。

这这这.....这是人能想出来的脑回路吗？

恰在这时，那紧闭着林府大门发出吱呀一声沉闷声响，缓缓开了条缝隙。

林子瑄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见到我和薛洛安暧昧的姿势，他眉梢微挑，没说什么，目不斜视地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发现他似乎换了一身衣服。

却忽闻耳畔传来一阵又一阵沉重急促的呼吸声，我心里一颤，转眸对上薛洛安微红的眼眸。

「你告诉我——」

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从唇齿间挤出一句话，

「为何林子瑄的唇上也有一道伤口？」

5

我微微仰头，看着他那凛冽的脸部轮廓，怒气腾腾的眼眸，有那么一瞬，我几乎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。

呼吸陡然变得急促，不带脑子地从嘴里吐出一句，「那肯定是被别人用嘴咬的啊。」

话音一落，薛洛安宽肩僵硬地晃了一下，脸色瞬间垮了下来。

「被、人、用、嘴、咬、的？」

他眼神晦暗地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周遭的空气似乎骤然降下来几度。

冷意冽冽道，「谢今昭，我是不是应当夸你一句，牙尖嘴利？嗯？」

看着薛洛安难看的脸色，我顿时反应过来方才自己说了什么，懊恼地攥紧了手指。

不用脑子想也知道他肯定误会了。

刚要开口解释，薛洛安目光微暗，箍着我腰侧的手忽然用力一带，使得我整个人与他之间贴得紧密，毫无缝隙。

我短促地「啊」了一声，只觉得他紧贴着我微微起伏的胸膛，仿佛灼烧般散发着热气，无孔不入地钻进我的身体，如一股酥麻的电流充盈全身。

「你.....」

我与他目光相撞，习惯性地咬住还在渗出血滴的下唇，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似的，只喉间似乎有些干涩。

那句「放开我」，不知为何终究还是咽了下去。

薛洛安离我极近，眼睛直直盯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吐出两个字，「咬我。」

周遭安静了几许。

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确定地歪了歪头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他喉结滚动，削薄的唇瓣轻扯，理直气壮地重复了一遍，「我叫你，咬我。」

我怔住，呼吸几乎都要停了。

他在说什么？

他娘的有生之年就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

「你疯——」

「你可以咬他，为何不愿意咬我？」薛洛安倏地抬手扣住我的侧脸，打断了我要说出的话。他愤愤出声，嗓音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黯然失落。

我缓缓垂眸。

一种莫名愤怒的情绪从胸腔里涌了出来，夹杂着诸多复杂情绪漫过心尖。

他总是这样。

分明不喜欢我，还每每作出一副对我并非无动于衷的姿态，让我越陷越深。

指尖无意识地攥着衣角，千种思绪翻涌，忽然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了出来。

难道.....是因为谢明玥成了贵妃，他知道自己再无机会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选择接受我的心意？

抑或是，他想利用我来报复谢明玥？

我心里一站，抬眼仰望着他漆黑的眼眸，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肆意地拉扯。

而薛洛安完全没察觉到我内心的翻云倒海，视线依旧紧紧锁住我，嘴里单调地重复着两个字，「咬我。」

我心里顿时堵得不行，钝痛肆意蔓延。

凭什么啊。

他凭什么认为，我谢今昭如今喜欢他，就一辈子非他不可？

他是不是把一切想得太过理所当然了？

是的，对于我暗恋他这事，薛洛安心里门清得很，因为谢明玥刚入宫那会儿，我曾经向他表白过。

用画像表白过。

我身为京城第一美人，琴棋不通，也不喜欢读那些枯燥的四书五经，最喜欢的便是作画。

虽然爹娘在看过我为他俩画的画像后均是面露难色，隐晦地劝我放弃，但我对自己的画技有信心，只道是众人皆醉我独醒。

我花了大半月的功夫画了一张薛洛安的画像，上方还题了首情诗，折叠好之后装进信封，叫我身边最信任的丫鬟白枳送去薛府，并且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交到他手上。

让我失望的是，这封信宛若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

我不是没问过白枳，她当即立指起誓道，「奴婢是亲眼看见薛公子打开信封的。」

而后想起什么偷偷瞅我一眼，小心翼翼补一句，「他当时的神情，不太妙。」

我心里一沉，没想到他这般厌恶我，连我的表白信也不给好脸色。

之后谢明玥荣获圣宠，被封为贵妃的消息传来，薛洛安将自己关在府中不许任何人靠近，出来后整个人变了似的，时不时用那种复杂哀怨的眼神看着我，一开口便是冷嘲热讽。

我那时百思不得其解，如今看来，应当是谢明玥伤害了他，他就将所有的愤怒发泄在我身上。

这个猜测让我胸口沉闷到难以形容，总觉得自己成了谢明玥的替罪羊，哦，还有替代品。

我瞪他一眼，怒意从胸腔里涌上来，那一刻，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推开了他，然后转身就想走。

他这般无耻，如今还想让我将一切都没发生过，跟他在一起？

做他娘的春秋大梦去吧！

薛洛安却眼疾手快攥住我的手，一个巧妙的用劲儿，我整个人又重新跌回他的怀里。

「想走？你要去找谁？」他一只手禁锢着我的腰，另一只手扣着我的侧脸，我被迫仰起头看他。

「林子瑄？」

他的眼神凌厉阴鸷，眸光凝聚成一簇簇燃烧的火苗，「方才咬他一次还不够？」

「用你管！」我用力推他，捶打他，可惜他依旧纹丝不动，将我扣得紧紧的。

他将我的挣扎和不情愿尽收眼底，眼中清晰覆盖着无法遏止的怒火，一字一句哑声道，

「谢今昭，林子瑄是不会喜欢你这种草包的，我劝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！」

心里猛地一滞，我不敢置信地看他。

他说完也愣住，眼中闪过一丝悔意，动了动唇，「我——」

所有理智在这一刻土崩瓦解，漫天的怒意和委屈铺天盖地席卷全身。

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，「是！我就是喜欢林子瑄，我就要去找他！我就要去追求林子瑄！不追到他我就不姓谢！」

话音刚落，他周身气势一沉，眼底怒火毫不掩饰地喷涌而出，俯身便牢牢地封住我的唇。

这一吻凶残又炽热，我偏过头剧烈地喘息着，却又被他用一只手强势扳过脸再度吻住。

我如他所愿地恶狠狠咬了上去，他忍着痛不肯放开，直到两人嘴角都溢出一丝鲜血，他也丝毫不为所动。

一瞬间酸涩感悄无声息地侵袭眼眶，委屈和难过在心底一点点蔓延，水雾让眼前的一切渐渐模糊。

心脏钝痛得厉害。

我忍不住了，快要哭了。

拼命地啃咬，吮吸，辗转，不多时，我和他都尝到了一丝苦涩的滋味。

但.....那不是我的眼泪。

方才一股莫名的自尊心作祟，我将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。

等等！

诶????

那——

我还未反应过来，薛洛安忽然松开我的唇，像是浑身上下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一样，放开对我的禁锢，飞快地转过身。

从我的角度望去，只能看到他耳后青筋暴起，以及轮廓分明的侧脸上一道清晰可见的泪痕。

他身子微微颤抖，轻微的抽噎声穿透层层空气钻进了我的耳中。

我：????

我怔怔地看着他，对于眼前这一幕完全不知所措。

在我印象中，薛洛安自小便比同龄人成熟，性子沉稳，进退有度。

当我还在和谢明玥争嘴斗气，因为小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他已经因为学识出众被选中做太子的伴读，为将来的仕途打下了基础。

连他娘都说，即使自小被他爹逼着练功，摔断了腿折了骨，也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。

可是.....

这样性子的薛洛安.....

哭了？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下意识抬手想要触碰他，却不知为何在咫尺的距离停了下来，手指停滞在半空，「薛洛安，你——」

倏地，他闷闷的声音缓缓传来，像从喉骨深处溢出。

「一年前那个马夫就算了，如今又来一个林子瑄，谢今昭，你可真行啊。」

我：？？？

马夫是个什么鬼？

「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」薛洛安宛如自嘲般吐出这句话，幽幽道，「这是你写给那个马夫的诗吧。」

我：？？？

不是啊！这是我当时写给他的表白信啊！

「你拒绝我便算了，还叫白枳拿着那个马夫的画像送到我手里，可有半分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是人，心也会痛啊。」他说到最后，带了一丝哭腔。

我：？？？

我哪里拒绝他了？

等等，他该不会以为我画的是那个马夫吧？

「我到底哪点比不上他们，你为何这般瞧不上我！」随着闷闷的抽泣声，他的肩膀无法抑制地抖动，声音透着嘶哑，仿佛是一头受伤的野兽。

我：？？？

不是我瞧不上他，分明是他瞧不上我啊！

我心底万千思绪如一团乱麻，怎么也理不出一个思绪来。

这时，薛洛安慢慢转过身子，眼眸通红地望着我，痛楚，不甘，无奈——凝结，嗓音夹杂着颤抖，

「谢今昭，轮也该轮到我了。」

6

我被他这样的眼神看得心底蓦然一痛，张嘴欲辩解，却被薛洛安哑声打断，「算了。」

他僵硬地立在那里，眸中苦涩层层漾开，简单的一句话，到嘴里仿佛有千斤重，

「若你如今当真喜欢林子瑄，我.....我又能如何呢？」

我心里一急，「薛洛安，你别这样，其实——」

「阿昭。」

薛洛安忽然低低地唤了一声我的乳名。

他注视着我的眼睛，声音极轻，几不可闻，有试探，也有不确定，隐隐还有一丝期盼。

「我一直想这么唤你的名字，只可惜.....」

我不由怔住，一时间没再开口。

薛洛安垂下眼帘，遮掩住了眼中的情绪，但一张嘴，声音里的苦涩还是清晰地泄露了出来。

「你一定很疑惑，为何那个马夫忽然要回家探亲，而后再也没回来。你一定派人去他家查探过消息，结果发现他其实是个孤儿。你这一年来对我没有好脸色看，是在心里猜测，我因为嫉妒不择手段残害了他，是吗？」

我：.....

我不是我没有你瞎说！

我连那个马夫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啊！

「我绝对没有这么想！」我急急开口，生怕他又脑补些什么个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我盯着他斩钉截铁地说道，「凭你的为人绝不会做出这等事！」

薛洛安微微一滞，遂而抬起眼看我，恍若春光回暖，眸底难过的情绪淡了些。

见状，我心下一松，缓缓舒展开眉眼，却听见薛洛安低声道，「我会。」

「我会的。」他自己又重复了一遍。

我愣住。

「谢今昭.....」

薛洛安望着我，眸底暗色变得浓稠，一字一句，嗓音却是悄无声息地紧绷了起来，

「我心悦你。」

四周空寂无声，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。

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听见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跳声。

「所以为看不得你喜欢别人，看不得你为别人作画，看不得你写情诗给别人。我无法控制自己对那个马夫的嫉妒，恨不得杀了他，然后将你锁起来，让你哪里也不能去，让你眼里心里只有我一人。」

我恍惚了下，只觉得难以形容的情绪在身体里肆无忌惮流窜，心潮起起伏伏，越发地说不出话来，只余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他。

薛洛安也目光深深地凝望着我，半晌才低低笑了声，声音之中，充满了自嘲，

「可我做不到，因为心悅你，我做不到伤害你喜欢的人。」

冬日温软的阳光从枯枝倾泻而下，将薛洛安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有股难以言喻的哀伤和苦涩。

心脏被他的话弄得重重蜷缩了下，我这才回过神，「薛洛安，不是的，那个马夫——」

薛洛安打断我的话，「你放心，那个马夫他没事。」

「谁关心他有没有事啊，我想说的是——」

薛洛安再次打断我的话，「我给了他几亩良田和几千两银子，让他离开京城，足够他安稳一生。」

「你你你.....」

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一般，心里也在哗啦啦滴血。

几千两银子啊！！！真真是个败家子！！！！

薛洛安看见我难看的脸色，眸光一黯，薄唇动了动，「你果然还是在意我将他送走....」

我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抬眸看我一眼，眼神掠过一丝复杂，犹豫半晌终于开了口，「那个马夫不是你的良人。」

我快崩溃了，直接扯开嗓子喊道，「他是不是良人跟我有何关系！他娘的我压根就不认识他！」

话音刚落，四周温度嗖嗖直降。

光线落进他的眼睛，将他眼中的不敢相信毫无遗漏地显现了出来。

他唇瓣微颤，「你....不认识他？」

我点点头，心想终于将这个误会解开了，弯弯唇角，却见他脸色面如白纸，整个人也摇摇欲坠似的。

心下一惊，无意识抬手伸向他的手指，冰凉的触感让我身体微微僵住。

我不解地凝着他，正要询问，薛洛安深深看我一眼，低哑的声音缓缓落下，

「原来，不过才一年，你便忘记了他。」

我：？？？

「从前那般用力爱过的人，如今轻而易举就将他遗忘了。」

「谢今昭，不愧是你。」

我嘴角狠狠一抽。

我：.....

用力爱过了？

薛洛安幽幽地望着我，眼眶微红，自怨自艾，「我差点忘了，有林子瑄这样的新欢，他那样的旧爱又算得了什么，我又算得了什么。」

我已经没脾气了，用手扶额，「林子瑄不是我新欢.....」

「忘了也好。」薛洛安似乎完全听不进去我的话，嗓音略沉，「我.....有件事怕你伤心，一直未同你说，我之所以将那个马夫送走，是因为——」

薛洛安眼底骤沉，侧脸如湖面覆了层薄薄的寒冰，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，嗓音也隐隐透着一股凉意。

「他是个断袖。」

我眨了眨眼，见他拳头捏得咯嘣咯嘣直响，周身怒气翻滚，忽然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在替我抱不平，为我「永远得不到的爱」抱不平。

满腔的气愤瞬间烟消云散，有股奇妙的感觉涌了上来，随后辗转蔓延到了四肢百骸。

我想了想，正视他，用这辈子都没用过的认真语气说道，

「薛洛安，你听好了，我，谢今昭，从未喜欢过那个马夫，那幅画里的人，根本不是他！」

我伸手扣住他的手，看着他眸光里的错愕，心跳不受控制地加快，脸上也多了几分温热感，踮起脚尖，几乎是贴着他的侧脸，在他耳边轻轻吐出一句话，

「你好好想一想，这是表白信，为何我要让白枳将画像交给你。」

薛洛安瞳孔猛地一缩，整个人呆住了。

我见他傻愣愣望着我的模样，心中有些好笑，同时心底的躁意窜起，微微别开脸，唇角止不住上扬，假装埋怨地道，

「所以你当时为何不向我问清楚，还因为那个马夫断袖，怕我伤心，花了几千两银子将那个马夫送走....」

薛洛安双唇翕动，「我.....」

我偷偷转过头，见他脸色怪异，应当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语气也轻柔了许多，「何况，他断袖又如何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你就这样将他送走，总归是——」

「他想断我的袖。」薛洛安忽地打断我。

????

我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，将要说出口的「不好的」三个字直接咽了下去。

薛洛安看我一眼，有些不自在道，

「那日，我本来想清楚他对你的态度，他却一副完全听不懂的模样，我只当他是怕我发现装傻充愣，心中气愤又无计可施，拂袖转身欲走，这时，他忽然拉住了我的袖子.....」

话语戛然而止。

我惊呆了。

「那日之后，我便送走了他。」周遭寂静无声，他低沉的声音穿透沉闷的空气，在我耳畔清晰地响起。

我反应过来，抿着唇，抬起手，开始为他鼓掌，恨不得把手掌拍烂，「干得漂亮。」

薛洛安听着我的掌声，长长的眼睫轻轻扇动，修长的指骨紧张地微颤，声音又轻又沙哑，「方才你的意思，那画像里的人，是我吗？」

我抬眸与他对视。

他依然是一副雍容清贵的模样，此时略微紧张地看着我，耳郭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，将冷硬的线条衬出了几分浑然天成的柔和，好看得恰到好处。

我心尖颤了颤，那股子被冲消的躁意又重新返回了身体里。

其实方才我已经说了很明显了，薛洛安或许只是想要一份确认而已。

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掀开唇问道，

「那幅画.....你还留着吗？」

他微怔，许久才挫败地吐出两个字，「留着。」

我有些讶异，他都这般误会了，竟还留着它。

他缓缓道，「那时我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半个月，日日都盯着那幅画看。」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低垂着眼睑。

原来他不是因为谢明玥进宫被封为贵妃，而是因为.....

深呼吸了一口，努力平复着心里的不平静，我重新抬眸看他。

阳光倾泻，他脸上细微的绒毛一根根被照得微微透明，眼角下方生了一颗褐色的浅痣，在阳光底下分外清晰。

小时候我和谢明玥还同薛洛安开玩笑，说他堂堂一个男子汉，竟然生了颗美人痣，要是旁人被这般开玩笑，早就该动怒。

但薛洛安偏不，他反而一本正经，却又奶声奶气告诉我们，「这不是美人痣，这是美男痣，这世间只有美男子才会生出这样的泪痣。」

后来我到了及笄之年，姿容依丽绝艳，我娘忍不住拿我取笑，问我将来要嫁给哪个美男子，我脸上一烫，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人便是薛洛安。

「那幅画.....怎么了？」薛洛安低哑的嗓音扯回了纷杂的思绪。

我定了定神，握着手心的濡湿向他凑近，视线落在他眼睑处那颗浅痣，「你既盯着那幅画看了半个月，为何没发现画中之人——」

我顿了顿，模仿着他小时候的语气，一字一句，字字清晰，

「有着一颗美男子才能生出的泪痣。」

薛洛安浑身一僵，似是忆起什么，墨玉的眸子闪过不敢相信的欣喜，喃喃，「原来那个画在嘴角的大痣是泪痣....」

我羞愧地低下头。

平时画的都是一些山水动物，第一次画人像，当时可能五官比例没把握好。

画偏了忆点点叭。

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眉眼明亮又舒坦，清晰地映在我的瞳仁里。

我的心倏地一颤。

他抑制不住颤抖地，轻轻唤道，「阿昭！」

我被他看的脸颊微烫，这一声饱含着绵绵情意的呼唤更是差点令我的心脏从胸腔里蹦出来，忍不住把头埋得死死地。

「阿昭！」他再次唤道。

我咬着唇瓣，没出声。

「阿昭！」他不死心地又唤了声。

他嗓音本就低沉，如今刻意压低，我听着已是嘶哑透了。

我心脏悸动，唇角翘了翘，克制着内心不可名状的情愫。

终于低低应了声——

「嗯。」

7

转眼已经是二月初春，春雨无休无止下个不停，京城到处草长莺飞，一片春意盎然之色。

自从那日我和薛洛安表明心意，我们两家便开始商议亲事。

薛家怕我爹娘舍不得我早早出嫁，想将婚期定在年底。但我爹娘不同意，他们很放心将我交给从小就知根知底的薛洛安。

于是两家人举手表决，最后总算是商议妥当，定在了五月成亲。

与此同时，宫里也传来了喜讯——

谢明明有喜了。

当今圣上膝下只有一子，便是皇后嫡出的太子。太子从小被当成储君培养，年至弱冠便出类拔萃，文韬武略样样出众。

薛洛安同太子关系极好，又是表亲，两人品性相同，志同道合，在朝堂上下都是被极为夸赞的人物。

如今谢明玥有了身孕，就算生出来是皇子，恐怕也对太子产生不了太大威胁。

这日，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，我正在屋子里作画。

丫鬟白枳急急忙忙跑过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，「小姐！」

忽然被人打扰，我直接就是一个眼刀飞过去，白枳立即噤声不敢多言一句。

我淡淡收回视线，捋了捋宽袖，凝神执笔，在砚台边点了点，臂间微移，落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，画了一个月了，我终于落下了最后一笔。

我满意地看着纸上的画——

街上被积雪覆盖，男子一身盔甲骑在骏马上凯旋，面容绝艳，身姿挺拔俊逸犹如天神般高高在上。身后万千铁骑接踵而至，百姓们欢呼雀跃地迎接他们心目中的战神将军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没错，我画的正是初见林子瑄的场景。

不管再怎么样，那日庆功宴也是林子瑄替我解了围，我谢今昭向来不喜欢欠别人东西，尤其是人情。

我想，既然林子瑄不是因为对我有意思而出手帮我，那肯定是打心底里欣赏我作的画，于是我便决定亲自画一幅送他。

「小姐，你画的这头驴好生威风！模样长得跟匹马似的！」白枳在一旁捂住脸扬声捧场道。

我沉默了一瞬，眼神暗了暗，「这就是马。」

屋内空气好似凝住。

「哈哈是吗.....」白枳干巴巴地笑了笑，眼睛盯着画像仔细看了看，欲言又止。

忽地，她眼睛一亮，指着画中某处笑道，「小姐，你这只大猩猩画的真是传神，还会用大拳拳锤自己胸口呢！太可爱了！」

我：「.....」

白枳笑声戛然而止，「难道.....」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缓缓开口，「这是一个大娘在用帕子擦眼泪。」

白枳也沉默了。

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深呼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再次看向那幅画，这次终于将焦点放在画像里的林子瑄身上。

在我略含期待的目光下，她迟疑道，「马上之人，画的可是名女.....男子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聪明的我决定不再自取其辱，飞快开口，「他是林子瑄。」

「不可能！」白枳斩钉截铁，「画上男子的面容虽然扭曲，但眼尾处有一颗泪痣，奴婢看得清清楚楚，根本不是林将军！」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画惯了薛洛安，方才作画时不自觉的，习惯性在人眼角点了一滴墨，我自己都没发现，没想到白枳却看到了。

「是薛公子！」白枳眸光骤然一亮，「薛公子眼角就有一颗泪痣！」

心跳倏地漏了一拍。

「不是薛洛安！」

白枳眨眨眼，打趣道，「薛公子是小姐未来的夫婿，为夫君作画最自然不过了，小姐有什么好害羞的？」

脸上的热意快要兜不住，我差一点咬到舌头，「这次我画的真的不是他。」

白枳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，拉长了语调，「哦——」

我强压下心中羞愧的情绪，轻咳一声问道，「你方才急忙跑过来，可有什么要紧事？」

白枳这才想起自己的目的，懊恼地拍了拍脑袋，然后换上一脸笑容道，

「方才宫里传来消息，贵妃娘娘派人请您入宫。」

.....

静月宫内，檀香袅袅，谢明玥此刻正懒懒地倚在贵妃榻上。

白净清秀的脸上透着淡淡的红，或许是有了身孕，眉眼娇俏带着风情，比平常好看了许多。

皇上则小心翼翼地将脸贴在她小腹上，自言自语般地呢喃着什么。

谢明玥微微皱眉，「才一个月呢，皇上怎么知道臣妾肚子里是个公主？」

皇上怔了怔，笑道：「生个公主就好了，长得像你，性子也像你。」

谢明玥眉头蹙得更深了，眼神微暗，抬眸正要说话，视线恰好与我撞上。

「姐姐，你来了。」

被迫吃了好一会儿狗粮的我缓步走来，敛衣行礼，「参加皇上，贵妃娘娘。」

听到「免礼」时，我起身恭立。

皇上看上去心情极好，年近四十的他依旧五官深邃，丰神俊朗，久居皇位，令他浑身散发着一股沉稳气息。

谢明玥深得圣宠，听闻为了讨她欢心，年纪只比我爹小几岁的皇上，竟像个毛头小子似的，四处搜寻新奇珍贵之物，命人扩建改造宫殿，做尽了些风花雪月之事。

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

他拍拍谢明玥的手背，很是体贴地道，「你们姐妹许久未见，定有许多话要聊，朕还有政务去处理。」

说着便在众人的恭送声离去。

待到皇上的身影完全消失不见后，谢明玥挥了挥手，屏退众人。

偌大一个宫殿，顿时只剩下我和谢明玥二人。

谢明玥从贵妃榻上徐徐起身，一步一步走到我跟前，倏然一笑，只是笑意并不达眼底，「听说，姐姐和洛安不久就要成婚了？」

没外人在，我翻了个白眼，「谢明玥，不想笑就别笑，假惺惺的模样丑死了。」

谢明玥的笑容僵了一瞬。

我从身上拿出串佛珠递给她，那佛珠圆润透亮，颜色浓而不艳，上头还雕刻了些精细的花纹。

我瞟她一眼，装作若无其事道，「知道你有身孕后，母亲去寺庙为你祈福，顺便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求了一串佛珠，叫我拿来送给你。」

谢明玥接过佛珠，微怔，轻轻看我一眼，纤长的眼睫微微颤动，神色莫辨。

许久，她伸出手，把袖子拉高了一些，露出那嫩藕般的白皙手腕——

上方恰好有一串浅棕色的佛珠。

「这是母亲前几日派人送来给我的。」

我低头看了看佛珠一眼，丝毫没有被动穿的尴尬，面不改色道，「她又替你求了一串。」

谢明玥眸中神色微动，默了默，问道，「那日我在宴会上令你出丑，你不记恨我？」

「恨啊，当然恨啊，我又不是什么圣人。」

我低头随意地拨弄着自己手腕上的玉镯，「但罪不及子，我是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求的，又不是为你。」

谢明玥垂下眼睑。

我抿了抿唇，沉吟少许，问她，「那幅山水图，后来你将它怎么样了？拿去拍卖了还是——」

「扔了。」谢明玥回答得十分干脆。

我愣住，呼吸停滞了半秒。

谢明玥忽地抬起头，嘴角扬起一个温婉的弧度，对着我笑了笑，面容娇艳清贵宛若桃花，嗓音娇嫩轻媚如同珠圆。

「谢今昭，我知道的，你为了我的生辰礼，提前半年开始准备，那幅山水图是你画的几千幅里面，最满意的一幅了对不对？」

她嗤笑一声，「只可惜，你空有一副皮囊，灵魂空无一物，那幅画基本毫无章法可言，这么丑的东西，我为何要留着。」

我没说话，眼睛直直盯着她。

谢明玥见我依旧不恼不怒，眸色悄然变暗，一只手藏在袖下紧紧握了握，「我最讨厌看到你这副样子，一副自以为自己有多高尚，有多善良，有多忍辱负重的愚蠢模样。」

「你明明也很讨厌我的吧，我如今是荣冠六宫的贵妃，你也很嫉妒我，就像我之前嫉妒你一样嫉妒我，对吗？为何你就是一定要装作对我很好呢？这样你会有成就感吗？你——」

「说够了吗？」我眸色沉沉，声音极冷地打断了她的话，目光死死锁着她的脸，「说够了就住嘴，你这个贵妃之位怎么得来的，自己心里没点数？」

她脸色煞白，身形晃了一下，「不可能，你怎会知道.....？」

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」

我冷冷看她一眼，随后毫不留恋转身就走，背后传来谢明玥咬牙切齿的声音，「你走这么急，是要赶着去和薛洛安约会吗？」

我脚步微微顿了一下，总觉得这一幕该死的熟悉。

没有回头，只是淡淡道，「你安心养胎吧。」

那边沉默了会儿。

倏地，谢明玥叫住了我，「谢今昭！」

「你真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平安生出来吗！」

谢明玥的声音压得极低，犹如从冰窖里发出来般。

我动作一滞，转身看她，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谢明玥眸色深深，良久，轻扯嘴角，「那日在宴席上，洛安不知为何喝了很多酒，皇后心疼他，叫一个太监扶着醉醺醺的他去休息，那个太监是个刚进宫的，路还不熟悉，你猜怎么着——」

她顿了顿。

目光轻瞥我一眼，似笑非笑道，「竟将他送到我这里来了。」

呼吸猛地一窒，我只觉得脑子那根弦「啪的」断了，紧接着有什么东西在耳边轰隆隆地响。

「不.....不可能！」

谢明玥打量着我的神情，啧了一声走上前来，步履轻快。

她挑了挑眉，唇角的弧度加深，用柔荑抚了抚自己的小腹，又扯了熟悉的一张脸皮，轻快，又柔和的嗓音凑在我耳边，

「要不要猜一猜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是谁的？」

8

我极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退后一步拉开与她的距离，盯着谢明玥的眼睛，怒气沉沉，

「你疯了吗？」

肚里的火气直冲头顶，我快被气笑了，

「谢明玥，你再怎么看不惯我，再怎么见不得我过得好，也不该编造出这等可笑之言。你可知自己如今是什么身份，这他娘的是祸乱宫闱的大罪，你是嫌命太长了吗？」

谢明玥微怔，抚着小腹的手颤了颤。

「何况，薛洛安的为人你我都清楚，就算与你有过一段情谊，可如今他为臣子你为贵妃，他断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！」

我凝着她一瞬不瞬，嘴上硬气得很，心底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感觉。

这些日子我一直沉浸在薛洛安的缱绻温柔里，潜意识不去回忆，最初他喜欢的人是谁，对我则是退避三舍，冷淡得很。

如今自己亲口说出来，真他娘的难以形容。

谢明玥闻言眸光一暗，脸上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，轻嗤了一声，

「你就这般相信他？」

我冷冷瞥她一眼，反问，「不然呢？信你的一面之词？」

「一面之词.....」

谢明玥玩味地念着这几字，面上忽地划过一抹无辜的笑，「可我分明记得，洛安那夜喝了许多酒，醉醺醺拉着我不放开，还说一直忘不掉我呢。」

纵然冷静，这一瞬，我瞳孔重重一缩，呼吸更是不自觉屏住。

「而且，我可不只有一面之词。」

说着，谢明玥意味不明地笑了笑，吩咐太监拿来一个木盒。

我皱眉，心里忽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，「这是什么？」

谢明玥勾唇，抬手从木盒里取出一件分明属于男子的墨绿色外袍，青葱般的指尖从衣襟慢慢滑下，最后停在绣着木槿花纹案的袖口，细细摩挲，而后似笑非笑地看我一眼。

我死死地盯着，心脏重重蜷缩在一起，一刹那竟是有些呼吸困难。

这件外袍.....

正是那晚宴席上薛洛安穿的那件。

.....

回府的马车飞快地行驶在街道上，车轮碾轧在青石板路上发出吱嘎的轱辘声。

天色昏暗，瑟瑟的冷风夹杂着雨意，听着甚至有些刺耳。

我抱着一个木盒靠在马车的软榻上，感觉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，耳边仿佛还能听见谢明玥压低着嗓音在我耳边呢喃，

「那晚，他唤我玥儿，一声又一声，一遍又一遍。」

「你只知道他眼角有颗泪痣，却不知道他左腰侧也有一颗小小的痣，被汗水淋过，真真是莹莹生辉，漂亮极了。」

.....

「小姐，你怎么了.....」一旁的白枳担忧地问道。

我摇摇头，手指紧紧攥着木盒，用力到青白。

方才谢明玥拿这个木盒给我，端出一副不紧不慢的从容模样，道，「若你还是不信，可以拿着它去问洛安，那夜他究竟有没有来我寝宫.....」

思绪被车窗外的绵延雨声召回，我这才发现，马车停了下来。

「阿昭！」帘子外传来一声熟悉的低唤。

我心里一颤，掀开车窗的帘子，往外张望。

「小姐，是薛公子！」白枳道。

隔着雨幕，便看见不远处谢府门口，薛洛安站在那里，手里捧着个长长的卷轴。

我与他目光交错的瞬间，他眸中闪过流光，似是有什么东西荡漾在里面，叫人看不真切。

他朝我扬了扬手中的卷轴，薄唇动了动不知说了什么，隔着涟涟雨幕我没听清，只瞧见他唇角微微勾起。

看着他清浅和煦的笑容，我下意识也想扬起一个笑，可脑海中画面一转，却是谢明玥神态自若，讥诮看着我的模样。

我呼吸倏地一滞，心里好似有一种细细密密的疼窜了上来。

僵硬着别过脸，避开了他的视线。

由着白枳搀扶下了马车，门口忽然迎上一个小厮，「小姐，林将军来府上了，此时已在大堂等候您多时了。」

我愣了几秒，道了声「好」，而后抱着木盒快步从薛洛安身边走过。

「阿昭？」身后，薛洛安低沉着嗓音，掺杂着几分迟疑和小翼翼翼。

我脚步顿了顿，沉默了会，却没有回头，抬脚跨入了府中。

来到大堂，只见林子瑄一拢红衣，暗色云纹，低垂着眼睑端坐在主座左侧，表情深沉内省，身侧桌上放着个卷轴。

我不由想起，薛洛安好似也拿了个卷轴过来。

「林将军？」我出声打断了正在凝神沉思的林子瑄。

林子瑄抬眼看我，神情思索片刻，旋即站起身来。

视线交汇，他从怀里拿出一张请帖，薄唇掀开，淡淡道，「这是我成婚的喜帖，日子就定在下个月初五，届时谢小姐若是有空，可以和薛公子一同去府上喝杯水酒。」

我愣住，下意识问道，「是和上次逃走的那位不知名小姐？」

闻言，林子瑄看一眼我，眉梢轻挑，心情却是很好，嗓音影影绰绰地含着几分愉悦，「她姓宁。」

我淡淡颌首，若是在今日之前，面对这种一看就很劲爆的八卦，我定是要逮着当事人好好追问一番，但我自身还有一堆烂事，于是便显得有些兴致缺缺。

忽然想起什么，我抬眼，心头掠过一丝疑惑，难道林子瑄今日只是来送我喜帖的？

「实不相瞒，我今日前来，还有一事。」

林子瑄拿起身侧那个卷轴，打开一看，正是进宫之前我派人送去给他的那幅画。

我眉心微蹙，等他开口。

林子瑄直直地看着我，嗓音清清静静，不卑不亢，

「我知道谢小姐送这幅画给我，只是为了感谢我当日替你解围，实际并无其他心思。但我夫人与我久别重逢，纵使她性情豁达，难免也会胡思乱想，我担心她看到这幅画后一个人吃闷醋，更舍不得她有一丝一毫的难过，所以烦请谢小姐收回。」

我怔忡了一下，眯起眼往上瞧，视线一寸不落地定格在林子瑄脸上，他漆黑透亮的眼眸狭长漂亮，清俊的眉目间一片真诚坦然。

一时之间，心里竟再次对那名姓宁的女子升起了浓浓的好奇，同时，一丝隐隐的羡慕悄无声息地缠绕上来。

我默默接过卷轴，顺势将它跟喜帖一并放在木盒上面，想了想，刚要开口询问，却听见林子瑄沉静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

「听闻谢小姐与薛公子的婚期定在五月份，那日便看出来二位彼此心系对方，如今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在此恭喜二位了。」

我愣住，心倏地一颤。

若谢明玥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届时我该如何，这门婚事又该如何.....

只要一想到他和谢明玥做了那种事，谢明玥还怀了他的孩子，单单想到这一点，心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一揪，眼泪不受控制从眼角流下来，滴落在喜帖上，瞬间将喜帖打湿了一大半。

方才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本想不顾一切质问他。

可我却忽然生出了一股退缩之意，谢明玥当时的神态太过笃定了，让我有些害怕。

我害怕他亲口告诉我，「是的，我们是有一个孩子。」

我会发疯的。

直到身后有人轻轻靠近，将手圈在我的腰间，我才恍然回神，猛地推开那人的手，转过身便看到了一脸错愕的薛洛安。

薛洛安没有防备，被我一推，忍不住后退了几步，抬眼看向我，发现我通红的眼眶后眸光微沉，「阿昭，你——」

我微怔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林子瑄已经离开了。

薛洛安视线落在那张被泪水浸透了的喜帖上，喉头细微鼓动，沙哑出声，「林子瑄成亲，你.....为何要哭.....」

我沉默地凝望着他，握着木盒的指关节泛白。

深沉的静默笼罩着一切，逆光下，薛洛安清俊的侧脸沉寂异常，似蕴藏着深浓的晦暗。

「阿昭，其实我今日来是想告诉你，你的画技进步了许多。」沉默了半晌，薛洛安唇边溢出一抹淡淡的笑，语气平静地换了个话题。

他缓缓打开手中的卷轴，对上我的眸，温柔笑道，「前些日子你送来的这幅猴子捞月图，简直栩栩如生，如跃纸上。」

我蓦地一怔，盯着那幅画，心里的悲伤决堤，旋即泪水更为汹涌地溢出眼眶。

我分明画的是一个美人在湖面凌空起舞，湖水里头倒映着月亮，怎么就成了猴子捞月呢.....

「阿昭，对不起，我方才是开玩笑的。你、你别哭了。」

薛洛安一脸慌乱，伸手想要为我擦拭眼泪，我看着这只修长匀称，仿佛白玉雕就的手，心里倏地咯噔一下，或许那晚，它也曾温柔地、不紧不慢地爱抚过别人.....

像是有一把利刃猛然穿透心脏，反反复复翻搅着血肉，生疼生疼。

我瞬间红了眼，抬手用力打开他的手。

「别碰我！」

薛洛安有些蒙住，眼里的亮光瞬间黯了下来。

我静静地凝望着他，许久，一字一句地吐出一句话，

「薛洛安，我们取消婚约吧。」

薛洛安整个人僵住，好几秒，他才沙哑地说，「阿昭，你说的是气话对不对？我——」

「不是气话。」我眼眶酸意强烈，扬声打断他的话，「我不想嫁给你了，待会儿我就同爹爹说明情况。」

薛洛安急得眼眶红了，呼吸急促起来，「对、对不起！我方才真的是同你在开玩笑，不是故意将你比作猴子的！」

「何况，你的身材哪有猴子纤细啊。」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有些低，似是一声喟叹。

我脸顿时一黑。

他说的话，每一个字皆重重刺在我心上，如魔咒般在我脑海里翻云倒海，挥之不去，分外清晰。

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描绘着他脸上每一寸的轮廓，眸中皆是冰冷的恨意。

多么漂亮的一张脸，多么恶毒的一张嘴。

把我当备胎就算了，竟还嫌弃备胎胖！

备胎不圆难道还是个方的吗？

啊？？

这一刻，我被怒火冲昏了头脑，被不知名的情绪烧掉了理智，我彻底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，然后——

捧起手中的木盒使劲朝薛洛安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。

9

薛洛安被我砸瞎了。

屋内，我们两家人围坐在薛洛安的床边，五双眼睛紧紧盯着正在号脉的大夫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只有罪魁祸首的我卑微地站着，不自觉拨弄着腕子上的玉镯，心里无比紧张。

方才我砸了薛洛安，他醒来后眼睛直直望着屋顶，眼神似乎失去了光彩，空洞死寂。

而后他自己伸手在眼前挥了挥，像是懂了什么似的，平静又哀伤地宣布，「我瞎了。」

我顿时人就傻了，脑子嗡嗡作响，冷静下来后连忙派人通知了薛洛安他爹娘，他们听到这个噩耗，赶紧带来了京城最好的大夫。

此时，薛洛安躺在床榻上，锁紧的眉头依然没有松开，他微微侧头，忽然抓住大夫的手，虚弱道，「萧大夫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」

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好像看到薛洛安对着那个大夫眨了眨眼。

仔细一看，他的眼里又恢复成了一潭死水湖泊，没有生机和涟漪。

我摇摇头，觉得自己方才一定是看错了。

这位萧大夫生得白净俊秀，看起来十分年轻，他收回号脉的手，沉默许久，忽地重重叹息一声。

我的心因为这声叹息狠狠哆嗦了一下，难以置信地望向薛洛安，难道他真的.....

萧大夫不断叹气，许久才沉痛道，「薛公子头部受了重创，脑内形成血块才造成了失明，这种情况可能是暂时的，也可能是一辈子。」

「什么！」薛洛安他娘一声惊呼，含着哭腔，「我可怜的孩子！怎么会这样啊！」

我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屋内的气氛顿时压抑到极点，呼吸仿佛都变困难。

这时，薛洛安病恹恹从床上坐起，脸上惨白，双眼有些失焦，漫无目的地环顾周遭，「爹，娘，还有伯父伯母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我有几句话想对阿昭说。」

我爹娘他们面面相觑，但此时也只能顺着他的意思退了出去。门被关上，屋内陷入了一片寂静。

我紧咬着下唇，泪眼蒙眬地望着他，低低吐出一句，「对不起.....」

薛洛安怔住，而后轻轻摇了摇头，「我不怪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随便开玩笑。」

我心里一颤，嘴唇动了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「阿昭，我如今是个废人，不配做你的夫君，你值得世间更好的男子。方才你说要同我解除婚约，我答应。」

薛洛安的嗓音听起来有些沙哑，可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

「薛洛安——」

「解除婚约后，我也不会再祸害其他人了，就让我一个人孤独终老吧。」

他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唇边溢出一抹苦涩的笑容，「只要你幸福快乐，哪怕我心痛着离开，哪怕我过得多凄惨也无所谓

的。」

我看着他故作坚强的姿态，一股强烈的钝痛在心脏生根蔓延。

明明是我害了他，他却一点也不怪我。

这样处处为我着想的薛洛安，真的会和谢明玥做出那样的事.....

会不会是我只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的事实，误会了他？

「薛洛安，我问你一件事。」

我深吸了好几口气，终于下定了决心问道，「那日林子瑄的庆功宴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，而后被一个小太监带去了.....」

指尖无意识地掐了掐手心，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，「谢明玥的寝宫？」

「你怎么知道！」薛洛安有些惊讶。

我一颗心坠落谷底。

是真的。

「等等！阿昭——」薛洛安顿住，脸色被凛冽覆盖，从唇齿间挤出一句，「谢明玥同你说了什么？」

酸意涌上眼眶，我闭了闭眼，「已经不重要了。」

刚迈开几步，就听见身后「哐的」一声巨响，紧接着便是薛洛安极其轻微的闷哼声。

身体的反应快过大脑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冲到了薛洛安的面前。

将他重新扶回床上后，薛洛安紧紧攥着我不撒手，「我什么也看不到了，你别走——」

我咬着唇瓣，似有雾气要浮上眼眶，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面对他。

我垂着眸子，声音有些弱，「你——」

「我和谢明玥什么也没做。」耳畔传来薛洛安低哑、坚定的声音。

我愣住。

「谢明玥是个疯子。」薛洛安抿紧薄唇，眸中极冷，声音微凉，「总之，她说的话你一个字也别相信。」

「什么.....意思？」

薛洛安微垂着头，那双本来空洞的眸子快速划过了一丝极淡的不自然，

「那晚宴席上，我被皇后派人叫走，可那太监却带我到了一处偏僻荒凉的宫殿，而且在我进去后将门反锁，紧接着便发现殿

中燃着一种奇香，幸好我事先发现不对屏住了呼吸，否则就要中计了。」

「那个太监.....」我张了张唇。

「我后来查过，是谢明玥身边的人。」

我听得后背惊起一层薄汗，下意识攥紧了薛洛安的手。

谢明玥究竟想做什么.....

「我出来后，在路上隐约听到几个宫女说宴席上有事发生，还听到了你的名字，等我赶回去，发现林子瑄已经替你解了围。」

薛洛安面上无波无澜，嗓音里的涩意却明显极了。

「你走后，我不知道喝了多少酒，恍惚中好像有人将我扶起来，等我意识稍微清醒了些，便发现自己来到了谢明玥的寝宫，身上的外袍也被人褪去。」

我呼吸一滞，眼底蓦地烧起了火光，咬牙道，「她对你做了什么！」

「没有。」

薛洛安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捏了捏我濡湿的手心，似是安抚，「我不会让她对我做什么。」

我顿时一怔，面容稍稍缓和了些。

「她说自己入宫一年，可子嗣却迟迟没有着落，她需要一个孩子稳固贵妃的地位，要我帮她。」

我愣在当处，怎么也没想到谢明玥竟怀揣着这样可怕的心思。

她真真是疯了。

「然后呢？」

「我拒绝了她，然后便离开了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她被我拒绝，反倒是一副松了口气的模样。」

我顿了顿，脑海中不由浮现出那日皇上对她体贴至极的画面，轻轻哼了几下，不置可否。

等等——

忽然想起什么，我眸光一凛，狠瞪着薛洛安，「你骗我！谢明玥和我说过你左腰侧有一颗小小的痣！如果她没对你做什么，她又怎会知道！」

薛洛安不由愣了愣，「我左腰侧没有痣啊，不信我给你看——」

见他手伸向腰间的位置，作势要去扯腰带，我脸上顿时热气腾腾，耳根子发红发软，低着头，说话都结巴了起来，「不、不用了，我信你！」

该死，谢明玥不去写话本真是可惜了！

突然头顶传来了一声轻笑。

我抬头，看见薛洛安闷闷低笑，眉眼间不经意流露的清润温柔叫人移不开眼，偏偏眸子是空洞的，任谁都要叹一句可惜。

我黯然地垂目，一脸愧疚。

是我不信任他，问都没问他，就给他安了这个罪名，还害他变成如此模样。

「阿昭，其实我——」薛洛安似乎想说什么，又有些踌躇。

我吸了吸鼻子，打断他的话，「洛安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这一辈子都会陪在你身边。」

我仰头凑上去，轻轻吻了吻他的眼睛，「我们快些成亲吧，以后，我就是你的眼睛。」

薛洛安浑身一僵，眼眸里的愣怔之色迟迟未散去，一片雾蒙蒙的，叫人看不清。

许久，闷闷的嗓音才从他喉间溢出，

「三日后就是个好日子。」

10

三日后？！

我下意识攥紧了衣袖。

老实说，这一刻我是犹豫的，心想是不是太仓促了。

抬眼便发现薛洛安眼神空洞地望着某处，整个人失神落魄，苦涩道，「我一个瞎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一刻也离不开阿昭，若是阿昭不愿意，那便算了。」

啪。

心里那根弦瞬间崩裂。

薛洛安都被我害成这样了，我本就要嫁给他，早嫁晚嫁都是嫁，我有什么好犹豫的！

脑子一热，咬牙道，「三日后就三日后！」

就这样，我和薛洛安的婚期从五月份提前到了三日后，这速度，一个月后才成亲的林子瑄直呼内行。

三日后，薛家的鎏金红凤喜轿早早就在谢府大门口等着了。

顶着红盖头的我心情十分复杂，泪盈于睫地拜别父母，由喜婆搀扶着送进花轿。

风将帘子吹开，也将我的红盖头卷起了一角，我忍不住往窗外边瞅一眼，恰好看见了骏马上的薛洛安。

这一看我就愣住了。

薛洛安着一身火红喜服，黑发高束镶碧鎏金冠，脸上沁着掩饰不住的笑意，浸润着湿意的眼睛像掩藏已久的琥珀，熠熠发

亮，本就俊美的他此刻显得更为气宇轩昂。

我脸上一烫，双颊登时泛起一片绯红。

他果然是世上难得一见的美男子.....

但这不是重点！

重点是——

这他娘的是一个瞎子该有的眼神？？啊？

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。

薛洛安该不会是装瞎吧？

心头思绪翻滚，外边锣鼓喧天，不知不觉迎亲队伍已经到了薛府门口。

喜婆牵着我的手移到了薛洛安的手里，温热的触感令我心中微微一震。

他颤抖的大掌紧握着我的手，掌心收拢了些，又马上松开，似乎是担心太过用力抓疼了我。

我有些怔然，只听得他在我耳边低语了声，「阿昭，我好欢喜。」

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晃动的红盖头下，我能感受到身边之人与我一同下跪，一同叩拜，一种莫名的悸动从心底蔓延开

来。

拜过天地后，我被丫鬟婆子扶着送进了喜房，嘈杂声渐渐远去，周围一切都安静下来。

薛洛安留在大堂招呼客人，他有眼疾，不用多久应当便可以脱身。

我绞紧了手指。

紧张，紧张，还是紧张。

好吧，可能还有亿点点小期待叭。

安静的室内只有烛火噼啪的燃烧声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欢声笑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坐得腰酸背痛，脑子饿得有点发昏，薛洛安还是没来。

我有些气恼，抬手就要掀开盖头准备去拿点糕点填填肚子，突然想起曾经听人说过，新娘子的盖头必须由新郎官来掀开，否则就会不吉利。

咬着唇瓣，最终泄气般地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我告诉自己，薛洛安本就有眼疾，府里来了那么多客人，肯定还灌了他不少酒，走过来定是需要一点时间。

何况，一想到待会要发生的事，我顿时喉咙发紧，胸膛起伏，被刻意压制的躁意又一点点，缓缓地缠绕了上来。

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一点时间。

于是，我红着脸，按着性子等了起来。

好家伙，我直接好家伙。

因为这一等，就等了一年。

.....

这一年，薛洛安待我极好，吃喝用度都是挑最好的给我。

成婚后的第一天，就派人把账房和库房钥匙给我送了过来。

后来的日子，从衣服到首饰，送的每一件都是珍稀罕有，怕我无聊，薛洛安直接将京城最有名的戏班子买了下来，供我消遣。

可他却从不碰我。

不仅仅是新婚之夜，整整一年，他从从来我房里，仿佛在书房扎了根。

他似乎刻意和周围的人保持距离，除了一个搀扶着他走路的小厮，谁也近不了他的身。

一日用完晚膳后，薛洛安照例回到书房处理公务，我厚着脸皮偷偷溜了进去。

书案上放着一盏灯，灯光从薄薄的白纱绢布透出来，照在薛洛安沉静俊美的脸孔上。

那个小厮正在为他念公文，发现我后微微一怔，刚要出声，却被我凌厉的眼神震住。

我狠狠地瞪着他，用正宫的眼神逼得他节节败退。

不消片刻，那个小厮便低眉垂眼退出去并自觉关上了房门。

「怎么不念了？」薛洛安发现身边的人没了动静，眉头微微蹙了蹙。

我迈步走过去，静静注视着他，也不说话。

看他这副模样，我立刻否决了怀疑他是装瞎的想法。

薛洛安平静的眸子掠过一丝疑惑，他用手撑着书案想要站起来，却被我按着肩膀又坐了下去。

薛洛安脸色一沉，声音有些愠怒，「你——」

「是我。」

我趁着他怔愣的间隙一把搂住他的脖子，调整了一下姿势坐在他的腿上，闭着眼将唇印了上去，对着他一通乱琢。

他蓦地僵住，一动也不动。

胡乱亲了一阵后，我凑在他耳边，脸有些发烫，不自在地道，「你不来找我，那我来找你就是了。」

他身子忽然有些发颤。

默了半晌，在我有些局促不安之际，他终是叹息一声，伸手扣住我的脑袋，缓缓吻住我的唇，温柔至极，缠绵而又温存。

我心跳得极快，更为用力地搂紧了他的脖子。

旖旎的气息弥散在整个屋子，流窜在我们急促的呼吸间。

我微微喘息着，手颤抖着下滑伸进他的衣衫。

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越来越粗重，他的吻也越来越深，倏地，他忽然将我推开，嗓音嘶哑，像是在对我说，又像是在告诉自己，「不行.....」

而后腾地一下站起来，晃晃地摸着书案一步一步往门外的方向走。

顿时，我的自尊心被碎了一地。

我都这般主动了，他还是无动于衷。

还说什么不行，我看他才是不行！

在他推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我红着眼眶，望着他的背影咬牙切齿地问，「你这些日子这般冷落我，是不是后悔娶了我？」

他转过身，眉间掠过复杂之色，连忙摇头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干巴巴地说，「皇上让太子处理水患问题，我要协助太子，所以这些日子公务繁忙，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，不是有意冷落着你。」

我冷笑，「薛洛安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你觉得这种理由我会相信？」

薛洛安唇瓣有些抖，似陷入了沉默，只余一双空洞毫无生机的眸子凝着我，仿若一潭死水，让我接下来咄咄的质问全部咽了回去。

良久，他转过身，用背影面对着我，轻声道，「阿昭，对不起，请再给我一点时间。」

我呆呆地看着那个小厮搀扶着他离开，视线一直追随着他的背影，直到再看不见为止。

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浓烈的隐忍和克制。

可我不明白，他到底在隐忍些什么。

为何要我再给他一点时间？

难道.....

又是因为谢明玥？他被谢明玥威胁了？

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这些想法又变得站不住脚。

谢明玥难产了。

她难产那天，雪下得很大，宫里派人来请我过去，说谢明玥昏迷之前一直喊着我的名字。

11

天色昏沉，雪花纷纷扬扬，青石地面上，宫殿顶上很快就覆上了一层白。

等我匆匆赶到的时候，还来不及抖落披风上的雪，便看到宫女正一盆盆血水往外端。

我的心猛地蜷缩了下，直接冲了进去。

床榻上，谢明玥似乎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，眼珠泛白，软趴趴地一动也不动。

皇上竟然也进了产房，他僵硬地站在一旁，眼睛略微有些泛红，垂在衣袖中的手紧紧攥着拳头。

「谢今昭，她来了没有……」谢明玥闭着眼，发出一句呢喃。

我如梦初醒般连忙上前，「我来了。」

谢明玥抬眼，蓦地攥住我的手，那突然迸发的巨大力道，让我忍不住惊呼出声。

「谢今昭，我快要死了，你赢了。」

我神色一怔，凝视着她如今死气沉沉的脸庞，一股强烈的酸意涌了上来，「我从未想过和你比什么。」

谢明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眸底复杂的情绪齐齐翻涌，良久，闭了闭眼，嗓音嘶哑道，「那日我说的话都是骗你的。薛洛安自始至终喜欢的都是你。」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什么叫自始至终喜欢的都是我？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谢明玥偏过头，视线遥遥望向了那道明黄色的身影，眼睑轻轻一颤，嘴唇嚅嚅了几下。

我靠她靠的极近，那句呢喃清晰地钻入了我耳中，「皇上，别忘了我.....」

我脸色一变，见她呼吸逐渐变得微弱，一副快支撑不住的模样，倾身过去附在她耳边，低声冷静道，「若你就此死了，我就把当年你设计皇上那件事告诉他，你看他是会厌恶你，还是一辈子记得你。」

谢明玥瞳孔地震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我。

我也不甘示弱看着她，眸中俱是坚定。

我很清楚，谢明玥的贵妃之位是她设计得来的。

那时正值雪灾之年，灾民涌入京城，大量赈灾的官粮却流入黑市倒买倒卖，其中牵扯了不少朝中大臣。

皇上为此微服私巡，我爹是皇上少数信赖的大臣，于是便住在我家暗中调查。

一日，谢明玥提议为灾民施粥，皇上想着体察民情便答应了，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生了暴乱，其中有人趁乱持剑向皇上刺了过来，关键时刻谢明玥毅然挡在了皇上面前.....

「谢、今、昭。」谢明玥猛地仰起头，手指死死攥着被褥，手上青筋暴起，尖叫道，「你要是说了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」

要不是肚子太大，我觉得她能当场表演一个鲤鱼打挺。

瞧着她一瞬间恢复了中气十足的模样，我心下一松，扭头朝着那跪成一排的嬷嬷稳婆呵道，「愣着干吗，没见到贵妃恢复力气了！还不过来帮贵妃接生！」

嬷嬷稳婆连忙称是，仓皇起身忙活起来。

我后退了几步方便他们动作，视线被他们挡住，我有些看不清谢明玥的脸，抬手碰了碰额头，才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我竟然出了那么多汗，背上好像也都湿透了。

是的，我在担心，我害怕谢明玥就这样死掉。

我恍惚地想，我和谢明玥并不是一直这样水火不容的，有那么一段时日，小小一只的谢明玥总是默默跟在我身后，怯生生地喊我姐姐.....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清亮婴儿的啼哭声响彻屋内。

「生了！贵妃娘娘生了！是个漂亮的小公主！」嬷嬷抱着孩子赶紧给皇上看。

我下意识朝谢明玥望过去，担忧的视线对上她疲惫的眼神，两人皆是一怔。

她抿着唇，缓慢又艰难地从喉咙溢出一句话，「你们都出去。谢今昭，你留下。」

皇上愣了愣，抱着孩子第一个走了出去，紧接着稳婆，其余嬷嬷全部退了出去。

「你是如何知道我那件事的？」谢明玥有气无力地问道。

我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。

「那时候你伤势刚痊愈不久，我看见你偷偷溜出府，给了一个蒙面人银子。他的身形和当时那名刺客很接近。」

我目光落在她愈发惨白的脸上，「原本只是猜测，但那日我故意提到这件事，你的反应证实了这一切。」

「你当时为何.....不将这件事告诉皇上.....如果你——」

我淡淡打断她，「你是我妹妹。」

「不是亲妹妹！」谢明玥瞳孔猛地一缩，脸上泛着青白之色，在昏暗的烛光下尤为显眼。

我呼吸微微一滞。

「你都知道了.....」

谢明玥不是我的亲妹妹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爹一个有过命交情的好友在临终前，将年仅四岁的谢明玥托付给了他。

我那时候也才六岁，见我爹忽然抱了个瘦弱胆小的女娃回来，以为谢明玥是我爹的私生女，对她态度很不好。

我爹每次叫我带着她一起去玩，我都不耐烦地对努力想跟上我步伐的谢明玥低吼，叫她不要跟着我。

但谢明玥倒是锲而不舍，从不被我的恶言恶语吓退。

直到有一日，天忽然下起了大雨，地上泥泞不堪，走在后面的谢明玥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脸上沾满了泥印子和血点子。

有个千金小姐见到她这副模样，冷嘲道，「今昭，你那么漂亮，怎会有个如此丑笨的妹妹，跟个叫花子似的，下次别带她一起来了，我看着就倒胃口。」

我虽不喜欢谢明玥，但也见不得她被人欺负，当场便跟那个千金小姐断绝了来往。

回去后谢明玥就生了一场大病，我爹得知此事后要罚我跪祠堂。

我不服气，红着眼眶质问我爹，「明明她才是私生女，爹爹为何要厚此薄彼？」

我爹愣住，这才告诉了我谢明玥的身世，还让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谢明玥。

谢明玥略微嘲讽地勾唇，「我一直记得。我爹姓顾，我原本叫顾明玥，只是你们以为我年纪小，什么也不知道罢了。」

我惊得眼睑颤了颤，手脚皆有些凉意。

自从我知道谢明玥的身世后，便对她怀了一份愧疚之心，好几次想找她道歉，但又拉不下脸皮。

谢明玥也不再亲近我，总是一个人关在屋里看书，性子更为孤僻沉默。

后来谢明玥在学业、琴棋书画上的天赋渐渐显露，成了名动京城的才女，锋芒毕露，她才变成了今日这般自信的模样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原来谢明玥一直知道自己的身世.....

「谢今昭，我很嫉妒你。」谢明玥垂眸，嗓音很轻，像是簌簌而落的鹅毛雪，「你生的好看，有疼爱你的爹娘，还有自始至终爱着你的薛洛安。而我什么也没有，没有先天的美貌，亲生爹娘早逝，连爱情都是靠着算计得来的。」

我皱眉，刚要开口，谢明玥忽然道，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想说你爹娘对我很好，视我为己出，是吗？」

「不是吗？」我反问。

谢明玥低笑道，「你难道没发现，每次我故意同你争执，抢你的东西，爹爹都会叫你让着我吗？」

我皱眉，看着她不说话。

「若是他们真把我当作亲生女儿，为何从来不骂我，为何偏偏要叫你让着我呢，还不是把我当成外人。」

昏暗的微光照在她略显苍白的侧脸上，无端生出了一股落寞。

原来她心里一直是这么想的。

有股无名的怒火直窜进四肢百骸，在胸腔处汇聚凝结，我红唇微启，

「谢明玥，你知道为何爹爹从来只训斥我，不骂你吗？」

谢明玥神色一凛，眉眼迅速掠过一丝疑惑。

「因为我自小就不学无术，不思进取，而你同我恰恰相反，你知书达礼，学识通广。爹爹是太傅，对学业要求极高，他视你为骄傲，整天跟同僚吹嘘自己有个优秀的女儿，又怎会骂你？」

我轻抬眼睫，瞟了眼有些怔愣的她，别过脸道，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白痴。」

这次谢明玥没有瞪我，也没有出声反驳我，只是身子在微微发颤。

「对了。」我咬着下唇，眸光复杂，「方才你说薛洛安自始至终喜欢的就是我，是为何意？他之前不是和你.....」

谢明玥回过神，抬眸望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极细的不自然。

「我只是略微使了一些小手段。」

「？？？」

「我知道你自小喜欢薛洛安，可没想到他同样也喜欢你。」
谢明玥眯了眯眼，目光落在我惊讶的脸上，「那日我看见他让人给你送来一封信，恰好你不在，我就将那封信拆了，上面竟然是一首情诗。」

我瞪圆了双目，脑海中顿时浮现出那日在林子瑄门口，薛洛安对我控诉的那句「你拒绝我便算了」.....

原来他也曾给我写了一首表白信？？

谢明玥缓缓讷讷道，「发生提亲那件事之后，我恨极了那些道貌岸然的世家公子，但我更恨你，恨你的得天独厚，恨我拼尽了全力，而你根本不想同我比。」

「我将那封信藏起来，告诉薛洛安你有了其他喜欢的人，所以才假装没看到那封信。之后每次看到你过来，我就故意跟他走得很近，他那时以为被你拒绝，因为自尊心也避着你，长此以往，潜移默化之下，你不就相信了薛洛安喜欢的是我吗。」

「够了。」

原来是这样。

双手微微颤抖，我觉得再听下去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拳头了。

谢明玥神色一怔，动了动唇，却是垂眸颌首，轻轻道了声，「对不起。」

我抬手抚上太阳穴揉了揉，深呼一口气，但胸腔中的怒火只增不消，差点咬碎了一口银牙，忽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，「我和薛洛安成亲后，你有威胁过他什么？」

「威胁？」谢明玥有些怔愣，「我为何要威胁他？」

我攥紧了衣袖，心间一窒，仿佛有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
若不是因为谢明玥，薛洛安为何不愿碰我？

我咬着牙，心中暗暗下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回去再问他一次，无论如何，不管使出什么样的手段，务必要将原因问出来。

刚迈出一步，谢明玥的声音遽然响起，「那幅山水图我没有扔。」

我愣住，眼眸微阖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谢明玥低下头，「我将它拿去拍卖了，所得的银两已经作为军资送给了林子瑄。」

我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凝视着谢明玥的眼睛，问出了那个心中最在意的问题，「卖了多少银子？」

谢明玥道：「一千两，黄金。」

我眨了眨眼，余光不小心瞥见桌上摆着个精致的锦盒，应当是合拢时没注意，分明属于画卷上的浅绿色穗子露出了一角，有点眼熟。

我一时有些恍神，又问，「是谁买下它的？」

谢明玥默了默，半晌才道，「不知道，应当是个有钱的白痴吧。」

我微微颌首，旋即朝门口的方向走去，走到一半忽然顿住，侧过身，思索片刻还是决定说出来，「其实你那件事我没有告诉皇上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。」

谢明玥：？

「皇上早就知道了。」

谢明玥：？？？？？

我抿了抿唇，幽幽瞥她一眼，神色有些古怪，心情也是十分复杂。

那日，我在目睹了谢明玥给那个刺客银子之后，转过身就看到了同样跟着谢明玥过来，结果刚好目击到这一切的皇上。

我彻底愣在当处，手足冰凉，强行压下突然涌现的慌乱，还未想好为谢明玥开脱的措辞，却看见皇上嘴角轻轻翘起，眼神直

勾勾地盯着谢明玥，深沉漆黑的眼眸在阳光里闪着异样的亮光，薄唇掀开动了动，

「朕从未见过如此特别的女人，有意思。」
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皇上是个傻 X。

.....

离开了皇宫，我没多久就回到了薛府。

路上我一直在想，如何从薛洛安嘴里问清楚冷落我的原因，回到住处，我也是低眉沉思，搜肠刮肚地想主意，一时没发现屋里竟然多了一个人。

倏地，一双强劲有力的臂膀突然从身后牢牢地环住了我的腰，我下意识惊呼出声，「啊——」

接着，突然身子腾空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就陷在柔软的床榻上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薛洛安的身体倾覆下来，熟悉而灼热的气息笔直地落在了我耳里。

我的心怦怦直跳，四目相对，他用不那么像瞎子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我，平静地对我宣布，

「我被下药了。」

12

大家好，我叫谢今昭，是京城第一美人。

我与薛洛安成亲一年，相敬如宾，未曾圆房，我婆婆看不下去，于是送来了一碗人类幼崽诞生汤。

好家伙，我那瞎子夫君喝完后，眼睛看起来不瞎了，腰也有劲儿了，一改平日虚弱苍白，隐忍压抑的模样，那叫一个龙精虎猛，蓄势待发，竟还吃起了林子瑄的陈年老醋。

不信请大家回忆一下开头那一幕的剧情。

「薛洛安——」

「这个时候叫你娘的名字也没用！」薛洛安吼完这句话，将我的手举起，禁锢在我头顶，近似疯狂地啃咬着我的唇。

无力的急促喘息代替了徒劳的挣扎，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又像是泄了气似的停了下来，嗓音闷闷的，「阿昭，对不起.....」

他将脑袋埋在我的颈窝，蹭了蹭，平复着呼吸，颇为委屈地道，「我知道你早就不喜欢林子瑄了，可我就是.....」

我想也没想地纠正他，「我一开始就对他不是那种想法。」

薛洛安身子顿时一僵，下颌线条微微绷着，眸底肉眼可见地掠过一丝惊愕。

见状，我叹了口气，将曾经误以为他喜欢过谢明玥，那时说要追求林子瑄也只是气话，还有方才同谢明玥的谈话悉数告知了他。

薛洛安听后沉默了许久。

我亦没有作声。

说到底也是我们彼此不够信任对方，还有就是没长嘴。

若一开始就说清楚，哪还可能生出那么多事端，说不定我和他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

可同时我们心里也清楚，那样作者就没东西写了。

「对了——」我仰起脸看他，视线撞入他明亮深邃的双眸，
「你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！」

薛洛安愣了愣，不自在地垂眸，低声囁嚅，「我之前是装的。」

我轻轻哼了一声。

呸，什么之前，他都装了一年了！

「你当时说要同我退婚，加之林子瑄给你送来了喜帖，你却伤心落了泪，我以为.....阿昭，那时的我只能想到用装瞎这个法子留住你。」

「可当时那个萧大夫说——」我眸光一转，拔高音量，「他被你收买了？」

「算是吧。」薛洛安缓缓道，「我同他相识已久，他虽然有些贪财，但人却很讲义气。」

我点头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一只手抓住他的衣襟，咬着牙问他，「那这一年你为何要对我如此冷淡！」

薛洛安怔住，忽地眸光一暗，一脸犹豫地看着我，似乎有些难以启齿。

我蹙了蹙眉。

不知怎么，脑海中忽然浮现这一年那个萧大夫时常出入府邸为薛洛安制药配药，治疗眼疾的画面。

瞳孔猛地一缩。

难道，他要治疗的其实不是眼疾，而是.....

那日他分明动了情，却一脸痛苦地推开我，嘶哑着说「不行」的景象历历在目。

或许，他这一年装瞎，只是为了掩饰某样更难以启齿的东西。

我好像.....悟了。

酸意涌上眼眶，原来他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么多。

「你不用说了。」我都懂。

手抚上他的脸，「你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吧。」虽然我觉得你一辈子也不会告诉我。

薛洛安一愣，眼睫微颤，「好.....」

屋子里又陷入了安静，只听见某人越来越急促的喘息声。

我似乎忘了，薛洛安被下药这件事。

等我反应过来，薛洛安已经在或轻或重地啃食着我的锁骨。

「阿昭，我们就让母亲得偿所愿，好不好。」

低低哑哑的嗓音从喉间溢出，蛊惑般，让人忍不住沉溺其中。

我大脑有一瞬的空白，呼吸亦是渐渐急促紊乱。

我当然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抱孙子。

薛洛安从我颈间抬头，焦急难耐地寻找我的唇，找到了又克制地只是轻轻碰了碰，「好不好？」

心脏狂乱像是要蹦出胸膛，我手紧握成拳状，用行动代替了言语，揽住他的脖子将唇送了上去。
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日晌午。

薛洛安不在身边，应该是去处理公务了。

我眼眸不眨地盯着屋顶看了许久。

不想动，也动不了。

腰酸背痛，浑身像是散了架子似的。

光看到露出来的肩膀和手臂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痕迹，便可预料状况有多惨烈。

对于昨夜的感想，我只想说一句话——

看男科，找萧大夫。

.....

这一个月我日子过得极为滋润。

字面意思。

薛洛安似乎背着我在书房里偷偷做一件事，好几次我去找他，他都是一副遮遮掩掩的模样，我有些疑惑，却也没多想什么。

一日，我婆婆来找我，同时还带来了萧大夫。

萧大夫幽深的视线落在我脸上，上前一步低头道，「还请夫人伸手。」

我不解，瞥了眼坐在身边难掩紧张的婆婆，还是听话地伸出了手。

萧大夫按住我的手腕仔细诊断，片刻后，放下手，对着我婆婆颇为遗憾地摇了摇头。

顿时，我婆婆眸中落了浓浓的黯色，一声叹息从唇齿溢出，「唉，都一个月了，还没有动静。薛洛安不行啊。」

我恍然大悟，旋即扑哧一声笑出声。

我唇角微翘，替婆婆倒了杯热茶，点头附和，开玩笑地说，「是不行。成婚一年坐怀不乱，还要靠婆婆你下药成全。」

我婆婆接过茶，啜饮了一口，听到我的话差点喷出来，瞪圆了双目，「我没下药啊。」

我手蓦地一顿，眼睛瞪得比我婆婆还大，「那是谁下的药？」

.....

我去书房找薛洛安。

一推开门，偏头向上一抬，撞上薛洛安的深邃目光，他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似乎是要出门。

我张了张唇，正打算开门见山地问，就见薛洛安眼底掠过一丝笑，「我刚好要去找你。」

他把手上那本书递给我，低声道，「你那晚不是说，等我想说的時候再说吗？这本画册我足足画了一个月，里面有你想知道的答案。」

我狐疑地抬头看他。

这就是他这一个月偷偷摸摸做的事？作画？

还有，他竟然愿意将那件事告诉我？！男人的面子都不要了？

「打开看看？」薛洛安喉结混了滚。

从我的角度，他脸庞轮廓冷冽，黑眸一瞬不瞬注视着我，分明是紧张的情绪，却因为他极为漂亮的眸子，无端漾出几分缱绻。

我心尖一颤，连忙低下头，有些慌乱地翻开那本画册。

「噢，这画的是我、我们？」

我瞪大了双眼，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发现这上面画的都是我和薛洛安发生过的经历，按照时间，一幕幕地呈现在我面前。

「这叫连载漫画，是萧有乾，哦，也就是萧大夫的一个朋友教给他的，他在一次闲聊中告诉了我。」

我轻轻颌首，只觉得丝丝缕缕奇妙的情愫缠上心尖，我索性拿着画册坐下，认认真真的看了起来。

看到新婚之夜那晚，我瞳孔猛地一缩。

那一幕画的是：夜色漆黑，池塘的水面骤然掀起大块大块的水花，而落入水底昏迷过去的人，正是穿着一身喜服的薛洛安。

「你新婚之夜那晚怎么了？」我扯着薛洛安的袖子问道，嗓音不自觉带上一股焦急。

薛洛安黑白分明的眸望着我，须臾，垂眸道，「我说了，你不许笑。」

我更急了，「你都掉进水里了，这有什么好笑的。」

薛洛安唇线紧绷，一层不易察觉的尴尬悄无声息地落在他眉眼。

「那晚，我一想到和你已经拜堂成亲，真的太高兴了，同时心里也十分愧疚，毕竟我欺骗了你。我喝了很多酒，也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将自己装瞎的事情告诉你。」

「可不承想，回房的时候，我不小心一脚踩空跌入池塘，脑袋刚好磕到了水里的一块石头上。然后——」

我的心倏地一颤，「然后怎么了？」

薛洛安幽幽看我一眼，眸中升腾起浓稠的暗色，开口的嗓音也紧绷了几度，

「我真的瞎了。」

屋子里顿时安静了几许。

许是想着破罐子破摔，薛洛安一鼓作气接着说道，

「我怀有眼疾，你那么好，本不应该耽误束缚住你。萧有乾也说，就算是他，也没有把握可以医治好我的眼睛。可我还是舍不得放你离开，于是，我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。」

「这一年，我不敢碰你，也不能碰你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努力治好我的眼睛。」

「直到前不久我的眼睛才得以恢复，恢复后，我又怕你因为这一年的疏远对我死了心，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已经卑劣地给自己下了药，还因为不好意思，将责任推给了母亲。」

「你想笑便笑吧。」薛洛安别扭地撇开脸，嗓音含着从未有过的挫败。

我愣愣地看着他。

眼眶红了。

我没想到原来是这个原因。

「阿昭，你怎么.....你别哭。」薛洛安的声音有些不知所措。

我抬手擦眼泪，「我没哭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哭了？」

薛洛安慌了神，急忙妥协，「好，你没哭。」

我略微红肿的双眸望着他，那张好看的脸此时堆满了无措，我就这般看着，又气又心疼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哽咽着道，

「以后不许再瞒着我！」

薛洛安喟叹一声，俯身吻去我的眼泪，「以后无论发生何事，再也不瞒着你。」

闻言，更多的酸意侵袭眼眶，水雾又在眼底泛滥，我凶巴巴地瞪着他，「你是个笨蛋。」

「好，我是个笨蛋。」薛洛安心疼地为我擦眼泪。

「你是个白痴！」

「好，我是个白痴。」

「你不行！」

「好——额，这个.....」

彩蛋

又是一年元宵节，我和薛洛安背着孩子偷偷去醉仙居看烟花，刚好遇到了林子瑄一家三口。

林子瑄一手揽着他夫人，另一只手牵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，画面看起来极为温馨。

我感叹，「当年我同你赌气，还说不追到林子瑄我就不姓谢，现在想想还挺可笑的。」

薛洛安沉吟少许，道，「你虽未实现前半句，但却是做到了后半句。」

我疑惑，「你在说啥？我哪里不姓谢了？」

薛洛安挑眉，轻轻将我搂进怀里，耳畔传来他闷闷的低笑声，
一字一顿，「你说呢？」

「薛、夫、人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